



羅曼、羅蘭詩語抄

邵天華選輯



羅曼·羅蘭雋語鈔

邵天華編輯

羅曼·羅蘭傳語鈔

邵天華選輯

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

香港干諾道西179-180號六樓A座

SHANGHAI BOOK CO., LTD.

Block 'A' 5th Fl. 179-180 Connaught Rd. W., H.K.

嶺南印刷公司承印

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

1980年12月版 文/584 P.170 32K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出版說明

這裏的文句摘錄自羅曼·羅蘭的著作和言論。選輯目的只是想讀者或許能從這些文句中，了解這位著名文學家和思想家對一些問題的看法，同時領略其精湛的文筆。

由於羅曼·羅蘭所處的時代及其本人認識的局限性，所以我們並不認為所編選的言論都是「金玉良言」。也希望讀者留意這點。

如果讀者閱後能初步了解一點羅曼·羅蘭其人，或因而有興趣進一步鑑賞其作品。那已達到我們事前不敢有的奢求了。

放債

一般人把恭維這回事看做放債一樣，到了必要的時候可以向他們的債務人——受過他們恭維的人，要求償還。那是很安全的投資。

幸福追求

我們應當求幸福，希望人類幸福。但我們必須存着造福人羣的豪俠的信念，否則所謂求幸福是爲的什麼？不是極可憐的自私自利嗎？少數的享樂主義者竭力想冒最少的危險，去換最大的快樂，不管別人死活，他們的享樂主義只宜於安富尊榮的「特殊階級」，對於窮人却是一味致命的毒藥。

平庸的「有福者」

很少信仰，或竟全無信仰；不需要什麼生活的意義，生命力却非常強；謹慎，對什麼

都很冷淡，對一切都不滿意，可是很服從；不怎麼愛人生，却又抓得很緊，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勵來保持他們的勇氣。✓

俳優世家

他們都有裝模作樣的做戲的天性，遇到隨便什麼人，他們就得像孔雀開屏一樣，哪怕對一個過路人，對他們的賣弄只莫名其妙的一瞥，他們還是要賣弄。高明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，再不然，他們在舉動態度之間表現某種概念，什麼力啊，歡樂啊，憐憫啊，互助啊，信仰啊，自由啊等等，在他們心目中，這些抽象的名詞僅僅是粉墨登場的時候用的面具。他們有本領把最高貴的思想變成舞文弄墨的玩藝兒，把人類最壯烈的熱情減縮到跟時行的領帶的作用一樣。

文明與獸性

在社會上，表面極端精鍊的文明和隱藏在骨子裏的獸性，使那些能夠冷眼觀察人生的人覺得有股強烈的味道。一切熙熙攘攘的交際場中，像地層一般有兩層的談話交錯着：

層是大家聽到的，是理智與理智的談話；另外一層是極少人能夠感到的，是本能與本能，獸性與獸性的談話。大家在精神上交換着一些俗套濫調，肉體却在那裏說：慾望，怨恨，或者是好奇，煩悶，厭惡。野獸儘管經過了數千年文明的馴化，儘管變得像關在籠裏的獅子一般癡呆，心裏可念念不忘的老想着牠茹毛飲血的生活。

抱薪投火（一）

愛、憎、意志、捨棄，人類一切的力興奮到極點之後，就和「永恒」接近了。所謂「永恒」，是每個人心中都有的：不論是教徒，是無神論者，是無處不見生命的人，是處處否定生命的人，是懷疑一切，懷疑生亦懷疑死的人——或者同時具有這些矛盾的人。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「力」中間融和了。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別人心中喚醒這個力，是抱薪投火，燃起「永恒」的烈焰。

抱薪投火（二）

世界上只有兩件東西可以挑：不是吞噬一切的火焰，便是黑夜。雖然黃昏以前的幻夢

特別有種淒涼的韻味，我可不要這種替死亡作前奏的和平。讓咱們在火上添些柴薪罷！愈多愈好！連我也丟進去罷，要是必須的話。我不願意火焰熄滅。倘使熄滅了，我們就完了，世界上一切都完了。

樂天派

富於感情，健康，天生的不喜歡愁悶，需要狂歡和兒童般的癡笑。不論有如何悲傷的事，決不少喝一杯，少喫一口。

半好人

腦中藏着美麗而元氣充沛的種子，可是設法長成；對於人生的價值，有着深刻而動人的信仰，但往往是誇張而可笑的；高傲，但在現實生活中老是佩服上級的人，甚至還帶點兒奴性；想獨往獨來，結果却是唯命是聽；自命爲強者，實際上可凡事迷信；既嚮往於英雄的精神，也拿得出真正的勇氣，而爲人却那麼膽小懦怯——那是一個只發展了一半的性。他不是一個壞人，而是一個半好的人。

庸碌的演員

一個庸碌的演員，只知道賣弄抑揚頓挫的聲音，而不問聲音表現的內容，只知道又焦急又虛榮的留神他的聲音對羣衆的效果。

兇惡

最難受的痛苦就是兒童第一次發現別人的兇惡；他以爲全世界的人都在迫害他，沒有一點兒倚傍，真是什麼都完了。

悲喜交集

過度的歡樂是悲與喜交錯起來的。一方面對自己的快樂感激，一方面對那些不快樂的人抱着同情。所以既有「好景不常」的感慨，也有「人生難得」的醉意。

心靈

✓

世界上多少心靈原來不是獨立的、整個的，而是好些不同的心靈，一個接着一個，一個代替一個的湊合起來的。所以人的心會不斷的變化，會整個兒的消滅，會面目全非。

污泥

唯有心靈能使人高貴。所有那些自命高貴而沒有高貴的心靈的人，都像塊污泥。

✓

仇恨

✓

人與人間有霹靂那樣突如其來的愛，也有霹靂那樣突如其來的恨——或者說，是健康的人的本能，因為感覺到遇見了敵人而自衛的本能。

真有名目的仇恨，一朝達到了目的，恨意就會慢慢的解決。但爲了無聊而作惡的人是永遠不肯罷休的，因為他們永遠無聊。他們的仇恨是沒有目標的，所以更消不掉。

頹廢者

貪懶，軟弱，擔當不起極端的好運或厄運，太熱與太冷都受不了，需要溫和的氣候維持精神上的平衡，不知不覺的只想懶懶的享受人生：好吃好喝，無所事事，想些萎靡不振的念頭。

先知

有些心靈抵得上整個的民族，它們在那裏代替民族思想；它們所想的東西，將來會由整個民族去體驗。

缺陷

在創造人類的那天，造物主並沒有搭配人的四肢百體花過多少心血，只是隨隨便便的湊起來，不管它們放在一處是否相稱。所以每個人都是被他用信手拈來的零件配成的；應

該是一個人的各個部分，竟分配在五六個不同的人身上：腦子在一個人身上，心在另一個人身上，而適合這個心靈的身子又在第三個人身上。

寧可硬來硬去

寧可跟那些死心眼兒的，頭腦狹窄的，對一切新思想都不願意瞭解的老頑固打交道。硬來，可以硬去；那怕是岩石吧，可以用鐵鍬去開鑿，用火藥去炸毀。可是對付一塊沒有定形的東西，輕輕一碰就會像肉凍似的陷下去而不留一點痕迹的，你能有什麼辦法？一切的思想，一切的精力，掉在這種泥淖裏都變得無影無踪，即使有塊石頭掉下去，深淵的面上也不會泛起多少皺紋。

悲壯美

庸俗的心靈，決不能瞭解無邊的哀傷對於一個受難的人的安慰。只要是莊嚴偉大的，都是對人有益的。痛苦的極致便是解脫。壓抑心靈，打擊心靈，致心靈於萬劫不復之地的，莫如平庸的痛苦，平庸的歡樂，自私的猥瑣的煩惱，沒有勇氣割捨過去的歡娛，爲了

博取新的歡娛而自甘墮落。

冷淡

誣衊你的人是容易對付的，但對於禮貌週全的冷淡，有什麼辦法呢？

自暴自棄

什麼都不感興趣，或者自以爲不感興趣，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無意義而仍然活下去，彷彿這樣他纔痛快一點。

可憐的善人

不能看到事實的真相，只知道憑着謙卑與勇敢的本性去接受事實；像這樣是用不着瞭解人生就能活下去的。凡是自己弄不清的，都讓上帝去解釋。一種特殊的虔誠，把從旁人家裏受到的委屈，統統認作上帝的意思，而只把人家的好意算在人家頭上。

不堪回首一放

窮人懷念過去真是件可悲的事，因為他們不夠資格像有錢的人一樣有什麼過去；他們沒有一個家，世界上沒有一席地可以讓他們自己珍藏自己的回憶。他們的歡樂，他們的苦惱，他們所有的歲月，結果都在風中飄零四散。

苟安

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願意看見，也不會看見；因為一個人早已把事情判斷定了，精神上得過且過的非常安靜，決不願意再讓事情的真相來破壞這種安靜，妨礙生活的樂趣。

好奇心

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個德性：一種永久新鮮的好奇心，不會給時間解淡而是與日俱增

的。大半的人在二十歲或三十歲上就死了，一過這年齡，他們只變了自己的影子。以後的生命不過是用來模倣自己，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兒的時代所說的，所做的，所想的，所喜歡的，一天天的重複，而且重複的方式越來越機械，越來越脫腔走板。

天性

唯有健全的，強壯的，自由的天性，纔是獨一無二的德性，其餘的都是廢話。那些繁縟瑣碎，謹慎小心的規則，一般人稱之爲道德而以爲能拘囚生命的，真是太可憐了。在生命的威力之下，一碰到人類的天性就給砸得粉碎。

心中的太陽

信仰只是爲軟弱的人，萎靡的人，貧血的人的。他們嚮往於上帝，有如植物的嚮往於太陽。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陽有着生命的，幹嗎還要到身外去找呢？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，毋須再信上帝。

俗世生活中的苦行頭陀

一刻不停的做活，要別人也一樣的做法。而工作的目的并非爲增加自己和別人的快樂，正是相反，彷彿要拿工作來教大家受罪，使生活變得一點趣味也沒有——要不然，生活就談不上聖潔了。那是多少婦女用來代替別的道德與別的社會義務的。要是沒有在同样的日子同一的時間抹地板，洗地磚，把門鈕擦得雪亮，使勁的拍地毯，搬動桌子、椅子、櫃子，那她簡直以爲自己墮落了。許多婦女還對那些事當作榮譽攸關的問題。她們拼命幹着無聊的家務，像是上帝交下來的使命。她瞧不起不像她一樣死幹的人，喜歡把工作歇一歇而體味一番人生的人。

如意的夢

只要我心裏要上帝存在，上帝便存在了！只要我喜歡否定死，死就不存在了。那些不需要看到真理的人，能夠心裏想要怎樣的真理就看到怎樣的真理的人，能造出些稱心如意的夢而去軟綿綿的躺在裏面的人，生活真是太容易了。

心遠地自偏

靜思默想的生活多麼可愛，多麼幸福；在這個毫無危險的陣地上，可以遠離世界，遠離吵鬧，遠離強暴，遠離譏諷，遠離那些零星的小災難，每天守着信仰那個又溫暖又安全的窩，對遙遠的不相干的世界上的苦難，只消心平氣和的取着靜觀的態度。

人生捨棄

捨棄人生的行爲，在一小部分是無法生活，是慘痛的絕望，是求死的表示。而在更少數的一部分人，是一種熱情的出神的境界（這境界能維持多久是另一問題）。但在大半的人，逃世往往是冷酷無情的計算，並非爲了別人的幸福或真理，而只顧着自己的康寧。

神話

在神光普照的雲端裏望出來：底下，一切都是黑暗，偏枉，痛苦；上面，一切變得清